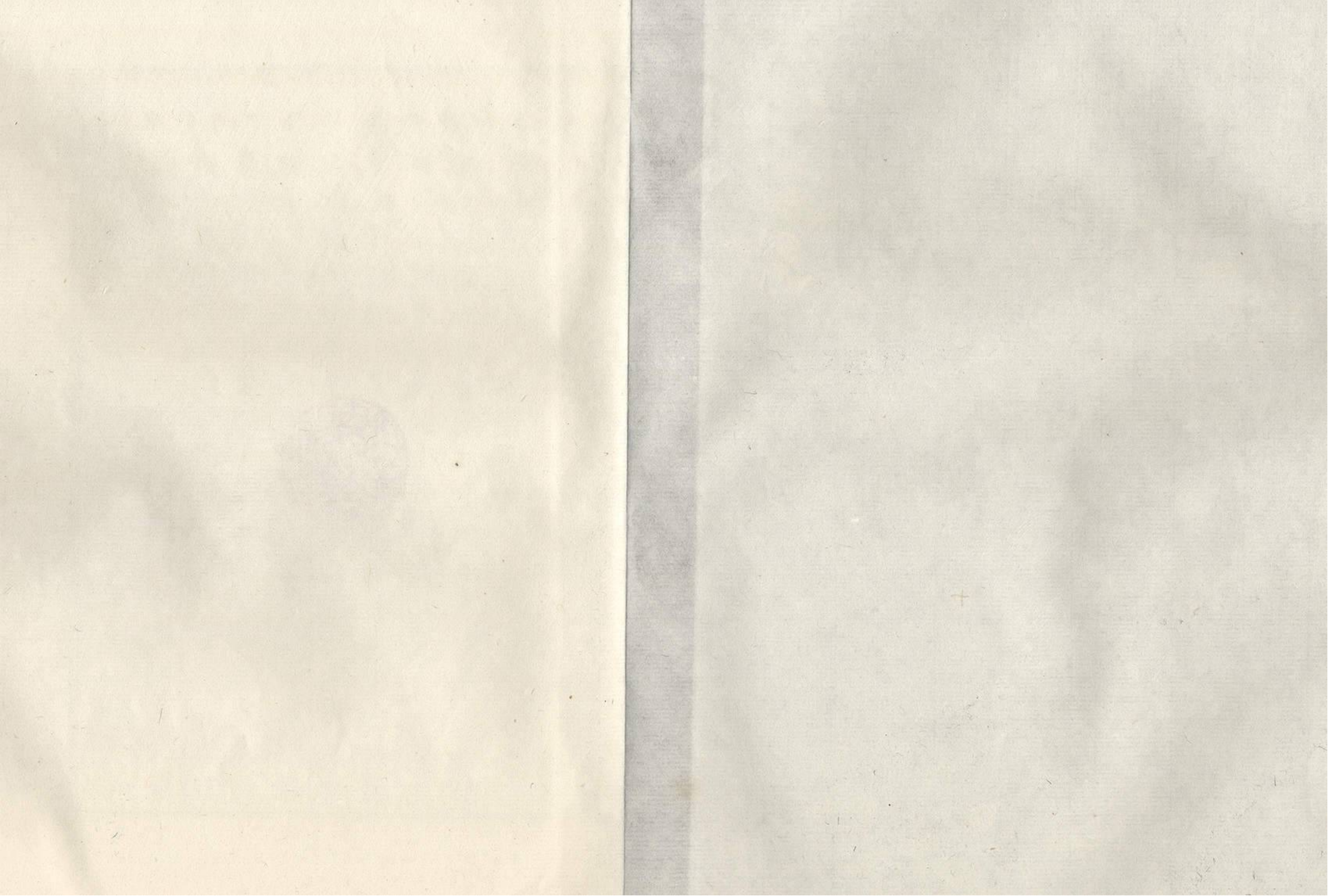


補注蒙求

五





補注蒙求卷第五



徐子光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少與士咸陳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薦達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皇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議者司

求

求

馬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農桑生業畢則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田桑賑卹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家庭化我鷓鴣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

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  
罪而化之得無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鷂不若  
鳶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鳶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  
路以奉資勉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  
疾辭

### 葛亮顧廬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  
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  
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  
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爲詔勅後主曰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  
亮嘗工疏其畧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

永五

二

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  
以未牛流馬運糧據武功黃河原與司馬宣王對  
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  
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  
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  
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後屬項羽爲謁中數以策  
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主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  
竒數與蕭何語何竒之信度上不用品即亡何追之  
居一二日來謁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  
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拜為大將一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  
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 王裒相慘閔損衣單

晉書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陰人少立操尚博學多  
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  
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  
嘗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泣着樹樹為之枯母  
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  
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蚕或  
有助之者不聽舊本裒作裒非 舊注閔損字子  
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  
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  
御車體寒失靴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  
後母損泣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  
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 蒙恬製筆蔡倫造紙

初學記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候玄龜負圖  
出周公援筆以時文馮之曲禮云史載筆山則秦  
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  
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  
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為  
秦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  
敬仲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秘劍及諸

器械皆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奉工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孔伋緼袍祭遵布被

說苑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南拜征虜將軍遵為人廉約

卷五

四

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免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周公握髮蔡邕倒屣

史記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郡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探音律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後

為中郎將敵帝西遷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  
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  
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生  
盡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  
籍文章盡當與之粲曾祖龔祖暢皆三公  
王敦傾室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重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  
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孰敦自領揚州  
牧謀逆病死割棺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  
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  
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着  
新意色無怍羣婢曰此人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

永

五

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  
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之舊注引世  
說云王遵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  
瞻有愛妓能作新聲顛問答之頃無怍色有司奏  
顛淫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 暴勝持斧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  
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  
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後漢張綱  
字文紀捷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帝  
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  
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往吾不願也漢



安初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  
綱少年宮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  
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  
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  
太守

### 靈運曲笠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  
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盖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  
者未能忘懷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  
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  
康樂公世稱謝康樂為永嘉太守郡有石山水素

水五

七

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  
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有佳句嘗於永嘉西  
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  
大以為奇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  
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起為臨  
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棄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  
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為二寶 後漢郭泰  
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偉  
魁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兩巾一  
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  
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  
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

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  
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袁閔得免閉門教  
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  
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謂盧植曰吾爲碑銘  
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  
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  
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  
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諛之王怒而平後秦昭  
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  
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項襄王立以子

蘭爲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遷  
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  
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  
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  
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  
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原曰吾  
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于江魚腹  
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乃作  
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百賈生爲  
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魏勃婦門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婦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恠之因持令聞者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婦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諂事賈謚每候其出與宗輒望塵而拜謚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構閔懷太子之文及晉書限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為亂同被誅謚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己子時賈后淫虐謚干

預國事權侔人主

京房推律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贛壽壽曰得我道以立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遂棄市房本姓李推曆自定為京氏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

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其畧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甘寧奢侈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人歲舍亡命聞於郡中共出入步則連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帷帳以珠玉為飾嘗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權率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竟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孟

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吳志陸凱字敬

風吳人丞相遜之族子孫皓時為丞相世說曰皓問凱鄉一宗在朝有幾人荅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 干木富義於陵辭聘

淮南子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執之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式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寡人敢勿式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於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

干木雖以己易寡人弗為 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屨織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毋與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此老乃成又譔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贄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無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南大將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記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 一立峴山之上曰烏知此後不為陵谷

乎 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  
曰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  
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甚瘦崔氏甚得筆  
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  
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  
則號息息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世尤寶其書韋  
仲將謂之草聖

### 馮異大樹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  
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  
道經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光  
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妻亭天寒衆飢疲困異

宋五

七

上豆粥明旦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  
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  
羸肩因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為人謙退不伐行  
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  
令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  
有配隸軍士皆有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  
曰倉卒無妻亭豆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  
稽首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會衛  
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寃千秋  
上急變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

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爲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 漂母進食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以爲怯及信爲楚王召漂母賜千金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

人來乞瓜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爲欲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爲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生權權生亮及休權孫和生

皓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譙天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公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謂天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

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見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極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鬢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太學書生為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語不同耳遠近驚異子訓



去乘青驃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玄刮席晉惠問蠙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為其軍安集掾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縣於市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更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僦首刮席不敢視後赤眉賊入關見

殺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比日此類

伊籍一拜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

勞機捷類如此權甚其之 前漢酈食其陳留高  
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縣中  
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  
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  
足下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輟洗起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號為廣野  
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  
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言已  
迺亨之

馬安四至應璩二入

前漢司馬安及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  
深巧善官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  
時至二千石十人 文章敘錄應璩字休璉汝南  
人博學好屬文魏文明帝世歷散騎常侍齊王即  
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  
百一詩以諷焉其略曰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閭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  
廬其言雖頗詰合多切世要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為靜悍不飲酒少  
時陰賊感慙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藉交報仇賊  
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  
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險以德報怨厚施而薄  
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誑眦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餘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鞫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責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吏殮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為三公 會稽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謝承後漢言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豫讓吞炭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

為說己者容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  
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問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為厲吞炭  
為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  
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  
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  
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  
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  
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丸也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  
過朝肩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履往寢  
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  
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履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  
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  
日酣縱常為有司所按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  
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  
履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  
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

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履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履神色開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子蘇峻尅京都矯詔以爲侍中爲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左慈擲杯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在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覘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凡自不見便乃俱往

初平言吐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棄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起改爲魯班初平改爲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

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冊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

顏色如故操欲學道法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溫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酒中斷分為兩向慈飲其半送半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杙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俯仰欲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衆曰珍羞俱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沉之復引出皆三尺餘操鱸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使報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焉

武陵桃源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舡從口入初極狹繞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了不知有漢無論魏

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  
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舡便扶向路處處  
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  
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  
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  
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並  
漂洗望見蔓菁菜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  
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  
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未有便喚  
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向晚因邀過家廳  
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幔七寶瓔珞非世  
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立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  
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十客將三五桃至  
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  
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  
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文交接  
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  
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  
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洞口云  
不遠至大道隨其言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  
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  
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  
至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